

那年正月,我不再理发,可老舅已经不在。

小时候,母亲总会在过年时念叨,正月里可不能理发。其实我们都知道,正月不理发的习俗含有讹传的成分。事实上,从这月起,万物开始向阳而生,人们应该顺应天时,让头发自由生长,就渐渐演化成了约定俗成的传统。但对于母亲来说,这其实是一份对弟弟的惦念,对我这个外甥来说,那何尝不是维系亲情的纽带?

老舅是姥爷家的独子,只比母亲小两岁。老舅不是家中最小的孩子,却是唯一的男孩,每天都跟在母亲身后,姐弟俩从小关系便更亲近一些。老舅有两个儿子,老二只比我大两个月,我却从未叫过他表哥。上初中时,我俩同属一个年级,一天放学,他兴高采烈地找到我说,今天起我跟你一起回家。我淡漠地回了一个“哦”后,便不再理他。从此,他只是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,默默地跟在我身后。他学习成绩一般,初中读完就去了外地,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有他的消息,直至我上大学途径哈尔滨时,才得知他在省城学厨。再相见,他提着满满一塑料袋零食交给我,让我在火车上

正月青丝为谁留

任诗桐



报春 梅方明 摄

吃,俨然一副东道主的模样。当时我并不知道,他住的地方离火车站很远。也许在他的心里,只大两个月,依然是哥哥。他早已原谅了我曾经的冷漠,而我

却已经不愿面对曾经的自己。

工作以后,与老舅家的联系更少了,只偶尔从母亲口中得知他们的消息。几年前,二表哥在外地有了自己

的家庭后,也很少回老家,老舅便和大表哥、姥爷一起生活。姥姥在我出生那年的除夕夜里,因心脏病突发离世,姥爷、老舅便成了那几年母亲的牵挂。每年春节,我都会和母亲一起去老舅家看望姥爷。姥爷家虽不富裕,但老舅从小在姥姥、姥爷和母亲、大姨的呵护下长大,不习惯表达和关心他人。可春节里,他总是倾尽所有招待我们。平常的日子里,当得知母亲要来看我,老舅也会托人把家里的土鸡蛋交给母亲带给我。许是年岁渐长,对此向来满不在乎的我,不知何时起,也开始意识到这鸡蛋的珍贵。不仅仅是味道的醇正,更是血脉的融合。

大学时的亲密好友,毕业后渐行渐远;职场中精诚合作的伙伴,在利益面前会突然变一幅嘴脸。好在还有这份亲情,维系在心中。然而,岁月在温柔以待的同时,却也如流水匆匆不回头。母亲一直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,老舅走得很突然,和姥姥一样,完全没有预兆。

青丝牵绊,缱绻情长。在奔四的人生路上,我越来越愿意遵循母亲念叨的生活,不再贪吃凉食,变天前尽早换上厚衣裤,还有正月里,不再理发。

元宵往事

赵闻迪

那年我八岁,跟妈妈到姥姥家过元宵节。

我们提前一天到达,姥爷和大舅上集去了。姥姥和大舅妈在灶屋炸果子,大舅妈的三女儿玉芝表姐坐在檐下纳鞋底,细密的针脚,引得妈妈一顿夸赞。

自打玉芝姐订婚,大舅、大舅妈没少给妈妈托信,让她帮忙从城里买五斗柜、缝纫机、梳妆台、穿衣镜等物品给玉芝姐当嫁妆。

彼时十九岁的玉芝姐已出落成村里最漂亮的姑娘,柳眉杏眼、皓齿朱唇,皮肤洁净得像乳汁一样,两根乌油油的麻花辫垂在胸前,站哪儿都格外引人注目。她初中毕业没考上中专,念完高中便回村当了一名代课老师,上完课就回家帮大人干活,烧洗缝补、割草打柴、喂猪喂鸡,样样精到。村里人没有不羡慕大舅妈养了个好闺女的。

玉芝姐当上代课老师后,媒人就踏破了大舅家的门槛。精挑细选后,定下邻村一个名叫卫国的小伙子。他跟玉芝姐同龄,长得高大英俊,高中毕业当了兵,因为能写能画、又能吃苦、心地厚道,很受部队领导器重。玉芝姐对这门亲事十分满意,她纳的鞋就是准备送给卫国的。

春节前,卫国带话说元宵节回家探亲,到大舅家拜个晚年。这不,大舅上集打酒割肉,大舅妈在家蒸糖糕炸圆子,准备招待“娇客”。

元宵节早晨下雪了,玉芝姐一早就起床梳洗,站在院门口张望。没多久卫国哥骑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来了,车前把上挂着两条鱼、两瓶酒,车后座上堆着十斤肉、

红白糖、麻花、圆子,还有一只大公鸡。

大舅赶紧上前接过卫国哥的车子,玉芝姐从口袋里掏出一条花手绢,替卫国哥打身上的雪。她半是关切半是羞涩地问道:“下着雪,也没穿雨衣啊。”卫国哥憨憨地笑:“一点小雪,不碍事的。”

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过来看热闹,看了卫国哥又去看玉芝姐的嫁妆,啧啧称赞个不停:“真排场!”大舅妈骄傲地说:“那当然,不能让婆家看轻了我家玉芝。”

元宵节当晚,镇上有灯展,卫国哥打算带我和玉芝姐去看。早早吃过晚饭,玉芝姐进屋换衣服,她换上新做的花格子棉袄,辫梢扎着红头绳,笑起来露出一排糯米牙,别提多好看了。快到镇口时,玉芝姐拿出一双布鞋递给卫国哥:“我做的,你试试。”卫国哥笑开了颜,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红艳艳的围巾:“这是我在省城买的,你戴上。”

小街两旁挂满红彤彤的灯笼,灯笼下面摆着各色小摊,蒸糖包的、捏面人的、打气枪的、套圈的……五花八门,卖糖葫芦、炒栗子的小贩在人群中穿梭。当街搭着十余架灯棚,绣球灯、莲花灯、玉兔灯、白象灯、鲤鱼灯、二龙抢珠灯……五光十色、争奇斗艳,看得人眼花缭乱。玉芝姐给我买了糖葫芦、烤山芋、山楂条、嘎嘣豆和一盏提在手里的面灯,我笑得合不拢嘴,屁颠屁颠跟在他俩后面看灯。

不知过了多久,云朵散开,一轮圆月悄悄升上夜空,皎洁无瑕、遍洒清辉,似在含笑俯视人间烟火。玉芝姐和卫国哥并肩站在一株老柳树下,仰头看了很久……

岁月如流水,改变了很多,却改变不了我对元宵节的那份感觉。因了玉芝姐和卫国哥,元宵节在我心里永远是甜美圆满、温情脉脉的。

今日,儿孙满堂、尽享天伦的玉芝姐和卫国哥,还记得多年以前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的那个元宵节吗?

故乡的草垛

施训洋

站在老屋门前的场基上,眼前浮现出父亲搭草垛的场景。

那时,草垛在庄子里随处可见,有的搭在大场基,有的搭在自家门前,有的搭在山墙头,有的横着,有的竖着……

一年中,农家通常只在两个时间搭草垛:双抢后,三秋后。双抢结束的重要标志就是稻草晒干上垛,三秋也一样。

记忆里,我家的草垛就在门前。又高又大又长的草垛,似山非山,似龙非龙。庄子上的草垛不少,但像我家这样的并不多见。搭草垛是一门技术活,水平不高,搭出的草垛,有的风一吹就倒,有的经雨淋就烂到底。我曾亲见父亲搭草垛,早稻和晚稻的草垛,搭堆的方式完全不同。早稻草是松散的,晚稻草则是成捆的。早稻草的草垛不是一天搭成的,晒草时通常会再碾一次床,将稻草上残留的一点稻粒碾下。上午和下午晒草,临近傍晚开始收草,晒干的稻草被搭成一个个小台子,父亲用叉将它们拖到草垛脚下。

儿时,母亲多病体弱,父亲搭草垛,多是自送自搭。待两个姐姐和我能用上力时,才开始帮忙,但更多时父亲还是乐意自送自搭。我一直不解父亲为什么不要我们帮忙,后来才知道是我们的力度不够,送的草也不够。有时,我们运到半空的草直接落下来盖在头上、跌到地下,做了许多无用功,而父亲从不失手。

父亲将一个台子的草送到草垛脚上,接着又将另一个台子的草送到草垛脚上,连着送了好几个。然后,他手脚麻利地站到草上,将那些草均匀地铺平、压实。父亲从草垛上跳下来,接着送草,一个台子接着一个台子。然后,他撑着叉爬上草垛,站进草里,将那些草挨着趟儿压实、铺平。父亲爬上跳下,如此反复。草垛在不断长高,早已放在一旁的梯子终于派上了用场。父亲依然一个台子一个台子地将草举上草垛,再登着梯子上草垛。经过一天的努力,草垛基本成型。第二天傍晚,父亲接着搭草垛。此时,父亲开始将草扛在肩上,踩着梯子一步一步上了草垛。父亲将草往草垛中心铺压,越往上,压得越严实,像屋脊,更像山尖。父亲的草垛搭成了,连鸡都飞不上去。这草垛,便是老牛过冬的口粮。

三秋后,那成捆的晚稻草在历经了几个太阳后,被紧挨着早稻草垛搭建起来。成捆的草貌似好搭,但若是不能对正、压实、夯平,极易散塌,前功尽弃。

父亲堆晚稻草,像盖房子砌石头一样,一捆压一捆,先围四周,再添中心,压得很实,拽都拽不动。晚稻草主要是用来盖屋,也作烧锅的草料,草垛是村庄上空袅袅炊烟的源泉。所以草垛不容闪失,那些年,若有孩子在草垛旁玩火,定会被揍得屁股开花。即便如此,总会有草垛失火。每到此时,全村的人都会提着桶、端着盆,冲向池塘,再扑向火场。经历劫难的草垛,被拉扯得七零八落,失去了原有的雄姿。

一年四季,草垛都是我们孩童的最爱,我们最爱那在草垛里扒窝下蛋的鸡。上学放学的路上,我们总会在草垛四周兜转。

数十年过去了,那些熟悉的草垛早已不见了踪影,而草垛旁也没了兜转的身影。

